

从岳阳到萍乡

從岳陽到萍鄉

唐錫如著



趙家璧主幹

第一角叢書第四十三種

良友圖書印公司出版

一九三二，九，一 付排

一九三二，九，一六 初版

1—3000

所 版
有 權

一 頁
角 價

關於蘇俄的書

×蘇聯的新婦女

錢嘯秋

○五年計劃與演劇

趙銘彝

×蘇聯的音樂

周起應

×蘇維埃式的現代農場

蔡詠紹

×五年計劃的故事

張方文

×史太林傳

方仲益

○蘇聯的機構

儲寒

×二次五年計劃

林柏修

×已出

○將出

目錄

幻滅了的黃鶴樓

岳陽叢記

客長沙日記

醕酒婦女的醴陵

萍鄉夜話

地獄巡禮

幻滅了的黃鶴樓

記得小時候看社戲，常常看到有「黃鶴樓」一齣戲。劉備給周瑜騙上了樓，抽去了樓梯。（那時候是那麼想的。）把劉備急得哭了好幾場，後來幸虧諸葛亮的一節竹筒救了命。看到劉備戰戰兢兢的捧了軍令，由趙子龍護送着，蹭蹭蹭的急忙走下樓梯，立刻便是急忙忙的上船，那時候，黃鶴樓給我的影像，便是本鎮老周豆腐店上面那家茶樓的樣子，一下樓便可以上船的。

進了中學，讀了滕王閣序，便把黃鶴樓的影子改削到飛角流丹，下臨江渚的滕王閣一樣。後來再讀到唐詩三百首裏面許多關於牠的美麗的詩句，便再把牠修改到楊太真死後住的什麼縹渺幽靜的仙閣一般。當然連那輪廓都仍舊

是很模糊的。

一九三一年的冬天，到漢口的時候，正是下着濛濛雨的十一月盡頭。看同船的依着船舷，遙指着隔江在煙雨淒迷中聳出的一塊黑影，說：「那兒是黃鶴樓」的時候，心上便掠過來一種說不出的奇妙的情緒：「啊！黃鶴樓！那就是古時許多騷客詩人，曾經在這上面登臨過，感慨過，吟過詩，喝過酒的黃鶴樓嗎？那兒，就會是把劉備急得要命，哭了好幾場的地方嗎？」

第二次是從鮎魚套回徐家棚來。時候已經是午夜了。在霜一般的夜氣裏，在霜一般的月色裏，在結了霜一般的靜闊的江上，我坐在局裏備的專輪，打黃鶴樓脚下經過。仰起頭來，看着月明星稀的天空，籠在灰霧中的層樓，聽着船頭撩開江波的欲眠的聲音，心上迷迷糊糊的，彷彿聽

到真有誰在那兒倚欄吹着玉笛似的。

可是直到一九三二年桃花開放的時候，才全了曾克家兄去玩。

不錯，黃鶴樓是像周家豆腐店那家茶樓，一下樓便可以上船的，也是飛角流丹，下臨江渚，和滕王閣差不多的。不過有許多直從幼年保留到現在的美麗的美夢是幻滅了！整個兒幻滅了！

什麼！這是黃鶴樓！雅典味的詩意的黃鶴樓！那簡直使我疑惑是上海的城隍廟。照相館接二連三的有十多家。不是高揭着那許多大渾蛋的「玉」照，便是什麼由大渾蛋而來的姨太太小姐的「芳」影，茶樓，酒店，一排開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家。煙氣，油膩味，叫聲，爭論聲，瀰漫着四處，漲得你頭痛。小販攤則更是遍地荊棘，你一不小心

，便會踩到他們換飯吃的傢伙上面去。除掉這些叫囂，雜亂，污濁，庸俗的點綴以外，還有十多家要算清高些的（？）張鐵嘴，李鐵筆一流的相命館。

啊！這就是一江城五月落梅花，「飄着玉笛激越的清音的黃鶴樓嗎？大概黃鶴預先知道了這樓的命運，所以一去便再也不肯回來的了罷？』

真的，黃鶴樓是再也沒有可以使你追撫的氣息，憑吊的資料了。那金碧輝煌建築了不久的樓臺，你再也不能想像出李白和孟浩然在這兒吟詩分別的情境，或是找出劉備大概在什麼地方哭過，台址或許還是舊的，臺下流着的江水或許也還是舊的，可是已是多麼不同了啊！美夢是給鍋鏟敲在鍋邊上的聲音攪碎了。

在半道石級上面的砵台上，擱着一件葫蘆不像葫蘆，

香爐不像香爐的石雕刻物，聽說這比較上是可以稱得什麼舊物的。可是，啊，風雅的人是那麼多，倚着，傍着，抱着，蹲着，坐着，騎着，……不斷地有人來做出各種各樣的姿勢，給映相的攝下來傳諸後世，我們直等了許久，連個摩挲的機會都沒有。

在離開黃鶴樓前，曾給朋友慫恿着去給趙雲龍——聽說是最靈驗不過的！——看了一個相。他說我兩眉怎樣，兩眼怎樣，要是在前清，他可以保我有狀元之望，不驗割他的頭下來！在現今，（當然是差不多了！）可是依舊有好運在後頭，在明年一交六月，就能飛黃騰達。至少也得有一個黨委，一年可以發十多萬財。要是到那時不應驗，「請先生們來把我趙某的招牌擡到江裏去」！

岳陽叢記

灰色的岳陽城

一下車，岳州給我的第一個影像便是兵。車站上是兵，馬路上是兵，旅店裏是兵，連油鹽米舖都住滿了兵，像是臭蟲，什麼地方都是，這檻褸污穢惹人厭的灰色動物！我們當晚住的是榮湘旅館，整整的一晚，兵士在笑着，叫着，唱着，罵着；在走廊上小便，在樓梯上拉屎。連我們住的房間，一夜足足有十多回，兵士挾了稻草，推開房門，想進來躺下。雖則費了許多唇舌，總算把他們請走。可是這晚也就沒有闔上眼。

第二天，搬到洞庭湖邊，南正港小山上的工務段辦公

處去住。（可是連這兒都駐紮了一兩排兵士，不過究竟清靜多了。）晚上，我們的主人，鄺君，說了一個前幾天在這兒發生的一個小小趣話。鄺君是養了兩頭猛獁的獵狗的，夜裏總是由牠們守夜。可是有一天幾個兵士跑來說，他們在夜裏放哨，這兩條狗老是緊跟着他們，很是不便。他們要求鄺君從今夜起便把狗關在屋子裏。鄺君滿口應承的照辦了。可是在隔天早晨，鄺太太便在屋外叫了起來。雞埒裏的十多隻肥雞，一隻都不見了。而這一天，兵士個個都是笑咪咪的。當晚鄺君便重把兩頭獵狗放出了。

小喬的墓

在天樂居吃完了午餐，躺在藤椅上抽了幾枝煙，看了

一會檻外的湖色，便起身到岳陽樓來。

爬上了幾十級的石級，像築在城牆上的鼓樓似的，背着城，面着蒼茫一片的洞庭湖，有三層建築的，那便是岳陽樓。照例的壁上是滿起着古今名人與不名人的題詠。一眼望去，像是用了多年褪了色滿是墨跡的吸墨水紙。樓下屏門上是刻着全篇的岳陽樓記，地下滿是狼籍得像豬窠的兵士睡的稻草。有許多匾對，都已經給兵士從牆上摘了下來，有的劈了做柴燒飯，有許多擱着做床板。中國政府處處苦心的摧殘古蹟的精神，真是值得佩服的。

屏門後邊，是條狹窄黑暗的樓梯，直通到二樓三樓去的。二樓不曉得供奉的是什麼菩薩，三樓却是呂祖了。閣簷下掛着一塊「朗吟飛過」四個字的匾額。（大概是直從「三入岳陽人不識，朗吟飛過洞庭湖」一句摘下來的了。）

閣的四周，都是護着欄杆的遊廊。正面可以看到幾點沙帆的湖面，屹立在湖裏的君山，樓下是泊灣着豎着桅檣的無數的罟船。潮來了不斷地擠緊在一起簸盪。其餘的三面，看到的都祇是些單調的全城灰黑色的屋瓦，和沉悶的赤色沙土的童禿的山峯而已。

從岳陽樓出來，天便飛着絲絲的小雨，我們不識路，祇是一味的跟了酈君穿街入巷的走。不上十分鐘，我們便到了周瑜的妻子，小喬墳墓的所在。

這座小喬墓在清朝曾經修葺過一次的，加築了一層磚槲，所以這饅頭形的墳墓，足足有三四張大圓桌面那麼大小。離開墳墓十多尺的距離，便是一道圍繞着的石欄杆。墳上長着一株枝幹蒼老的冬青樹。（有的書上說是女貞樹）一株開着將殘的淡紫花朵的紫藤樹，緊緊地纏繞着那棵

冬青。彷彿是生前給我馬倥傯得沒有餘暇來溫存他妻子的周瑜，死後的靈魂，抱了無限的悲痛和懺悔，飛來他妻子的墓上，化作了一棵冬青來永世地守着似的。他的妻子，小喬的精靈，也化作了一株柔曼的紫藤，緊纏着牠，不讓他再飛開去。微風輕輕的拂來，寂然飄落的紫花，每朵都像他們說了的一句柔情的蜜語，又像是追訴從前的辛酸，而掉下的一朵淡紫色的淚珠。我默默的坐在石欄杆上，（這淒豔的英雄與美人的象徵，儘在我心頭酸楚着。）一任絲絲的細雨撲上我的臉，紫色的殘片，飛上我的帽簷。我站了起來，把帽簷上的落花擷起，包在手帕裏。

我要把他們的情語和淚珠珍藏起來啊。……

聽說魯肅墓在附近，所以又多折了一些路，去憑吊那座古墓。那座墳除掉刻着「魯肅之墓」這幾個字的一塊短碑

以外，便是一半壓在他墳上的一座八角亭。而來這兒的遊客，也滿不在乎的蹲在他老人家的身上休息着，要是他地下有知恐怕也要說：「我魯某豈竟趕不上橋老兒的女兒嗎！」

洞庭湖裏的第四樣寶貝

五月三號的下午，我正躺在花園裏樹蔭下的石櫈上讀葉德輝的消夏百一詠，鄺君偕了克家兄來約我去洞庭湖裏的扁山玩。

我們在馬伏波（馬援）的白馬祠前下船。船是敞露的，沒有蓬帳，也沒有船艙，活像是我們鄉下載蒿草的舢舨船。操舟的都是船娘，男人一個都看不到。她們戴的遮陽

的笠帽很特別，和江浙女人們用的竹編的針線簾沒有兩樣。

天是藍的，湖是藍的，風也是藍的。湖裏的幾處山峯也是帶有藍味的，一切都似乎是藍的。祇有船娘的臉是醬色，衣服是白色的。

天是靜的，山是靜的，這湖也是靜的，人也都是凝視着遠接到天邊的湖波默默的不出聲。祇有船娘的胸部在起伏着，祇有她的手在高低着。槳劃到水裏，轉了幾個渦，這笑渦，像是船娘隱着我們時候的笑渦，隱了又現了。

傍着左手那邊，一排欄有許多小石山。我想數一下究竟有幾個。鄺君說，不用數，他曉得，一共是十個。第一個最大，末尾的最小。照當地人說，這是石龜山。第一個是龜母，後邊接連九個，便是她生的龜子龜女。那個，是